

樂城後集第十二

秋

潁濱遺老傳上

潁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
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
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
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
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
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毋成國大夫人程氏亦好
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
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



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失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竦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

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恃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

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

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旣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脩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富民不免遠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
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貴非民之便吾
雖未嘗假貸而四方曹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
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
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
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
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
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
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木錢行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
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
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
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
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
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
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
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
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
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郵

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
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祥寬卹等
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
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
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
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
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
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
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
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
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
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
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
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
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
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
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
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
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

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復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允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旣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變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

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此簡策大臣旣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

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轍具疏其姦請

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歸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顧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衆皆以爲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白三代常祀

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
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祗或祭神州
地祗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
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
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
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
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雲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
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
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
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

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
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
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
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
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
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
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
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
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
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

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
奏入不報然轍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
行故郊立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
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
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
宮次享大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
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
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
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
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

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
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
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
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
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
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
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
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
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
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

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
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
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
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
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
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
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
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
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
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

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
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
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
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
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
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
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
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
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
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喻執政欲弃者理直

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奔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君卽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旣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

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問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旣

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旣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成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

部亦備矣兩司旣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顧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

朝廷重遠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
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
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
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
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
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
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
至今三案猶爲它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
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
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

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
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
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
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
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
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
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
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集爲效則
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
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

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

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辨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

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制遂令般
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
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
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
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
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
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
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
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不少在戶
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

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
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
水監仍舊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
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
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
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
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
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
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
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

舊爲少則不思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

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俟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口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與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負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監榜入省曹之類是也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爲御史所攻永壽

亦以恣橫賊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嘉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苓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樂城後集卷第十二

樂城後集卷第十三

潁濱遺老傳下

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

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

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二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

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實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繫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

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傍徨踖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

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

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旣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此彼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

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
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
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
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
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
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
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
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
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
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
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
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
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
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
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
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
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
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
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

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
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
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
臣順朝廷招求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
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
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
豐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
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
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
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

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
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
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
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
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
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
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
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二戶以家產
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
人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

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顧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顧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

不及縣役寬剝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顧而官不爲顧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見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

承平大臣遂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豈不
休哉然大臣佔權恥過終莫肯改比轍為執政三省
又奏除李清臣為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
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
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
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
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
執政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
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
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

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
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
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
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
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開
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
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
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
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
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

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
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
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
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
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為左右
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
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
迹危甚莘老昔為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
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無它
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

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
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
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
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数千
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
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
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
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
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
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

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
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爲是而
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
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
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
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嘉須至
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
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
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嘉之罪只
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

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
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
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巖殺人
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
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
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
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
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
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
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

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繞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須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

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嘉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它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棄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

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嘉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竦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空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曾小勝下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

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嘉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

會兩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俟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

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

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
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
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
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
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
二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
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
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暫時且免
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
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

北添進五七埽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緝約
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緝數
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
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留河門即不許安
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
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
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闕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
只闕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
闕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百南北闕幾里南面有無
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

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
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
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
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
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
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
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
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
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

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
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
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它人乎轍又奏曰
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
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
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一成功如
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
所向及軟堰旣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
遣使按勘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
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况使者暫往乎姑

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微仲
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
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日
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
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即日
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
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
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
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
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

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八日轍以祈穀
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
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
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
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
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
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
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
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
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

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
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喻曰河事
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
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
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
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
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
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
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
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

事激怒上意邦直方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
客時皇大妃之兄朱伯村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
堯夫無以裁之一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
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問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
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
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
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
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竇氏
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

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輟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改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推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

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蒞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題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

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棗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朞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

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
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
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
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
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
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
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廐雖遠不忍負也以
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
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
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
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
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
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
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
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
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